

# 百年上海滩



上海滩杂志精华本



# 百年上海滩

上海滩杂志精华本

# 百年上海滩



## 事件篇

- (9) 民国第一政治大血案  
(13) 三刺沪军都督陈其美  
(18) 真假孙祥夫奇案  
(21) “商务”董事长张元济被绑票  
(23) 严裕棠老板两度被绑票  
(26) 上海鸦片风潮案之谜  
(30) 虹口公园大爆炸内幕  
(32) 军统诱刺王亚樵  
(35) 抗战时期轰动上海的两大血案  
(37) 上海两路局受贿大案  
(40) “白相人”仇连环被杀案  
(43) 谁是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真凶  
(45) 上海第一次股票狂潮  
(48) 杀害李白烈士凶犯落网纪实  
(50) 康平路一号凶杀案  
(52) 一个长期潜伏在上海的日本间谍  
(55) 上海，欧洲犹太人的庇护所  
(59) 外白渡桥的狙击  
(61) 血染南京路——五卅惨案纪实  
(64) “三·二一”武装起义的枪声  
(66) 腥风血雨“四·一二”  
(68) 1939年3月出租司机大出丧  
(71) 捉放吴开先  
(73) 1945：上海武装起义紧急中止  
(77) 卖国贼的末日  
(80) 红色电讯从石库门里发出  
(83) 血溅“金都”  
(85) 十姐妹大闹上海滩  
(88) 8·26大逮捕  
(91) 蒋经国上海“打虎”碰壁  
(92) 蒋介石在上海的最后十天  
(95) 陈毅铁腕平抑上海物价  
(96) 江湾军火大爆炸

- 陆茂清 王霖  
■ 东方明  
■ 许洪新 费成康  
■ 柳和城  
■ 虞人  
■ 王霖 陆茂清  
■ 张令澳  
■ 夏侯叙五  
■ 沈立行  
■ 吴晏  
■ 忆昔  
■ 孙曙  
■ 吴嘉年  
■ 贡司文 虹思 卢雯  
■ 姚飞  
■ 申凡坚  
■ 葛壮 张志诚  
■ 李晓成  
■ 周天华  
■ 江盈一  
■ 沈宏礼  
■ 刘金宝  
■ 肖今  
■ 张承宗  
■ 史林  
■ 姚守懿  
■ 贡斯文  
■ 尹星明  
■ 周萌  
■ 苏智良  
■ 陆茂清  
■ 叶枫  
■ 周沙尘

# 百年上海滩

- (101) 王葆真策划“京沪大暴动”  
■ 梁佐华
- (104) 千两黄金台北飞来  
■ 秦瘦鸥
- (105) 周恩来派我潜入上海  
■ 朱志良口述 陈邦本整理
- (108) 上海空中激战  
■ 朱秉秀
- (111) 军统上海站覆灭记  
■ 金 晖
- (114) 妓女大收容目击记  
■ 商一仁
- (117) 范瑞娟《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引起的风波  
■ 贾吉人
- (120) “打鬼之战”掀起的时候  
■ 唐振常
- (122) “江北大亨”同洋人打官司  
■ 王延龄 顾育明
- (125) 向忠发之死  
■ 叶永烈
- (129) “大怪”张伯驹及其被绑架真相  
■ 孙曜东口述 宋路霞整理
- (137) 震惊中外的一个夜晚——“一二·二五”空难案  
■ 包蓉蓉
- (139) 炸弹从“大世界”上空坠落  
■ 陶 雄
- (140) 沪上八十三家慰安所大揭秘  
■ 苏智良 胡海英
- (142) 大汉奸提篮桥吐露汪伪卖国秘史  
■ 沈立行
- (145) 吴绍澍遇刺之谜  
■ 海上冲浪生
- (146) “金圆券”出笼的前夜  
■ 沈 寂
- (148) 杜月笙操纵上海证券交易所  
■ 陈善政
- (150) 中共上海地下金库  
■ 马小星
- (154) 五十年前的亿万假钞案  
■ 陆其国
- (157) 二七七万两黄金抢运台湾  
■ 石四维
- (160) 江亚轮沉没的原因  
■ 张培强 王祖毅
- (162) 蒋介石乘我驾的船逃离上海  
■ 郑谋梅
- (165) 为大上海紧急运粮  
■ 陈煜轩
- (167) 轰动全国的“南洋”香烟真假国货案  
■ 茂 清
- (169) “跃进号”沉没之谜  
■ 杰 锋
- (172) 《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案  
■ 茂 清
- (173) 策反蒋军机动车队  
■ 思 源
- (176) 76号魔窟与父亲失踪之谜  
■ 王 火
- (179) 玫瑰别墅租房纠纷案始末  
■ 沈飞德
- (181) “法电”9号机组拆卸内幕  
■ 沈晓阳
- (183) 陆知县巧判一女三夫案  
■ 茂 钦
- (185) 上海金融界大血战  
■ 孙曜东口述 宋路霞整理
- (192) “世纪大审判”：“慰安妇”怒冲云天  
■ 陈丽菲
- (194) “合众”在“孤岛”崛起  
■ 柳和城

# 百年上海滩

- (197) 汤公馆策反再揭秘  
(200) 宋美龄与《开罗宣言》  
(203) 唐生明卧底上海滩

## 风情篇

- (207) 民国初年上海滩奖券  
(208) 旧上海穷人的“娘舅家”  
(210) 话说印子钱  
(211) 上海最早的飞机表演  
(212) 天宝银楼谢绝救火  
(213) 上海滩两次选美  
(214) 特异医案：西瓜救命  
(215) 跑马厅曾作临时刑场  
(215) 陆深墓葬发掘目击记  
(216) 上海三鱼  
(218) 孤岛时期的“长衫先生”  
(219) 逛上海菜场忆旧  
(220) 旧上海的票房与票友  
(229) 旧上海的“饭会”与“粥会”  
(230) 跑马厅赌局黑幕  
(231) 上海的混堂  
(232) 旧上海堂馆的“报唱”  
(233) 不了了之的“抗战胜利门”  
(234) 上海联合网球队诞生记  
(235) 租界中的外国青楼  
(236) “大世界”流氓斗殴目击  
(238) 上海之恋——一个华裔美国大兵的上海缘  
(253) 巧借“仙人”卖灯笼  
(254) 上海早期的儿童期刊  
(256) 九曲桥逸事  
(258) “卖壮丁”奇闻  
(259) 陈家宅护竹记  
(260) 十九世纪上海的一个炒汇者  
(261) 旧上海艺人的血泪结晶：蜚戏  
(262) 智斗“轧鸡棚”  
(263) 老城隍庙琐忆

■ 沈飞德  
■ 秦维宪  
■ 刘冰

■ 李炎辑  
■ 江上行  
■ 楼德型  
■ 罗杰锋  
■ 陈咏春  
■ 江上行  
■ 胡道静

■ 俞志平口述 郑贯源整理

■ 顾忠慈  
■ 周劭  
■ 吴以常  
■ [澳门] 孙鹏飞

■ 江上行  
■ 周三金  
■ 邹毅  
■ 王汉梁  
■ 陈福根  
■ 祖安  
■ 宋路霞  
■ 雷甫

■ 俞志平口述 郑贯源整理

■ 程乃珊  
■ 严志清  
■ 黄可  
■ 陆其国  
■ 严志清  
■ 严志清  
■ 沈锦华  
■ 周允中  
■ 张鸿馨  
■ 蒋定栋

# 百年上海滩

- (264) 活捉东洋人  
(264) 特制长袍气死洋人  
(265) 哈同女婿彩票中奖  
(265) 电影院里骂汉奸  
(266) 烟消云散老虎灶  
(267) 令人着迷的却尔斯弹子房  
(268) 老上海的钱庄学徒  
(269) 旧上海旅馆与黑道  
(274) 上海人的冬天  
(275) 犹太人卖肥皂  
(276) 竹枝词中的上海巡捕  
(278) 旧上海报刊的香烟广告  
(280) “明星弄堂”：桃源村  
(281) 余米的年代  
(282) 上海滩交际名媛  
(285) 旧上海舞女百态  
(286) 狼窟魔影  
(289) 旧上海的“粪大王”和“倒老爷”  
(290) “歹士”见闻录  
(301) “老上海”的故事  
(311) 歌坛有个黄飞然  
(312) 纪念章吓退巡捕房  
(313) 老歌中的上海风情  
(319) 沦陷期的上海女作家  
(324) “吃角子老虎大王”的下场  
(325) 江浙财阀与中国政坛  
(353) 铃儿叮当马奶香

## 豪门篇

- (354) 盛宣怀家族百年沧桑录  
(363) 郁氏家族百年风雨录  
(371) 小港李氏家族百年繁华录  
(382) 斜桥邵府百年回眸录  
(394) 李鸿章家族百年沉浮录  
(404) 聂家花园百年春秋录  
(418) 吴门贝氏五代传奇

- 沈 寂  
■ 沈 寂  
■ 沈 寂  
■ 沈 寂  
■ 王鸣光  
■ 俞志平口述 郑贯源整理  
■ 范永林  
■ 树 葵  
■ 王汉梁  
■ 张鸿馨  
■ 谭金土  
■ 郑祖安  
■ 树 葵  
■ 钱民权  
■ 树 葵  
■ 马 军  
■ 树 葵  
■ 陆象贤  
■ 树 葵  
■ 程乃珊  
■ 赵士荟  
■ 沈 寂  
■ 赵士荟  
■ 丁言昭  
■ 陈咏春  
■ 江上行  
■ 虎 闹  
  
■ 宋路霞  
■ 薛理勇  
■ 陈正卿  
■ 立 立  
■ 宋路霞  
■ 宋路霞  
■ 薛理勇

# 百年上海滩

## 掌故篇

- (433) 我与鲁迅夫妇
- (435) 史量才与沈秋水离合缘
- (436) 雪泥鸿爪话内山
- (438) 《孽海花》作者曾朴受骗记
- (439) 谭鑫培六到上海滩
- (441) 《秋海棠》与黄桂秋
- (442) 笑谈笑嘻嘻
- (443) 程砚秋在上海
- (445) 名丑刘斌昆演绝“二百五”
- (446) 《东方红》唱片诞生记
- (447) 叶浅予和王先生
- (449) 我在愚人节编过一条“惊人消息”
- (450) 吴稚晖上海逃寿
- (451) 大富翁周扶九趣闻
- (453) 桃浦曾是三代海口
- (454) “一大”会址是怎样找到的
- (456) 1945年的军统优待室——楚园亲历记
- (465) 中共上海地下文库
- (468) 王映霞追索郁达夫书信始末
- (471) 张学良调查“五卅”惨案
- (473) 旧上海的钱庄存折
- (474) 张爱玲沪上旧居掠影
- (475) 爱因斯坦与上海弹街路
- (476) 我和张眺在白色恐怖中
- (479) 我在苏联电台当播音员
- (481) 在上海大公报馆的日子里
- (483) 丁玲给我的三封信
- (484) 文强曾两谒鲁迅
- (485) 稀世墨宝记真情
- (487) 张爱玲的扉页画
- (488) 蒋介石与上海银行家
- (491) 沈绶云毁家救国
- (491) 郑正秋扮演孙中山
- (492) 郭安娜晚年在上海
- 王映霞
- 张增泰
- 王延龄
- 沈 缙
- 祝均雷
- 孟 庸
- 漱 石
- 江上行
- 龚义江
- 江元舟
- 筱 仙
- 其 言
- 孙云年
- 欧阳球琳
- 雷 甫
- 沈之瑜
- 孙曜东口述 晓 颂 整理
- 沈忆琴
- 沈飞德
- 陆茂清
- 范永林
- 赵士荟
- 景智宇
- 张以谦
- 桂碧清口述 黄 屏整理
- 蔡柏生
- 张以谦
- 丁惠增
- 夏弘宁
- 赵士荟
- 邢建榕
- 沈 寂
- 沈 寂
- 吴月丽

# 百年上海滩

- (495) 我的公公邵力子
- (497) “麒麟童”与“七龄童”
- (498) 唐弢主持《文艺月报》六年间
- (500) 鲁迅与文津阁本《四库全书》
- (501) 刘乙光二救黄克诚
- (503) 段祺瑞在上海的最后岁月
- (505) 巴金和茅盾的友情拾掇
- (509) 丁玲的上海情缘

## 人物篇

- (513) 秘密党员陈望道
- (517) 中将·部长·教授——奇人黄逸峰
- (521) “秦上校”姚溱
- (526) 神秘牧师董健吾
- (530) 我的祖父夏丏尊
- (533) 殊途同归：章乃器三兄弟
- (536) 逃儒归释的李叔同
- (539) 谁人不知沙孟海
- (542) 中医陈存仁的发迹史
- (545) 海上闻人阿德哥
- (549) 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
- (554) 谍海英雄卢志英
- (559) “印度王子”瞿白音
- (562) 虞家“三小开”虞顺慰
- (564) 铁骨铮铮的陈修良
- (568) 文坛不老龚之方
- (572) 大家闺秀张允和
- (574) 冯雪峰在两个“口号”之争中
- (577) 谢希德校长的命运交响曲
- (580) 三访贺绿汀
- (581) 张沈川：中共密电通讯第一人
- (584) 巴金与夏衍的最后相会
- (586) 六十年恩爱风雨情
- (589) 史量才和他的朋友们
- (592) 穆藕初散尽千金育人才
- (595) 端纳：隐藏在孙中山身边的“密探”

- 杨之英
- 树 葵
- 艾 以
- 顾 农
- 李 伟
- 沈飞德
- 孔海珠
- 王增茹

- 叶永烈
- 吴基民
- 唐守愚
- 吴基民
- 夏弘宁
- 钟 群
- 黄萍荪
- 陈修良
- 秦瘦鸥
- 龚济民
- 庄新儒
- 苏建新
- 黄 屏
- 洪志信
- 蒲 依
- 胡绳玉
- 张昌华
- 黄昌勇
- 潘 真
- 陈绍康
- 杜 宣
- 陆正伟
- 夏其言
- 庞荣隼
- 柳和城
- 刘 冰

— 行



# 百年上海滩

- (596) 张叔将军身世和被害之谜  
(599) 哈同夫妇和哈同花园之谜  
(602) “老大哥”哈琼文  
(603) 革命和尚乌目山僧  
(607) 愤怒的柯灵  
(611) 蒯子一次特殊的采访  
(613) 贾植芳和任敏：六十年风雨情  
(622) 文强与“孤岛”奇人金浪涯  
(624) 巴金与冰心姐弟情深  
(626) 中国第一个女银行家张幼仪  
(629) 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婚恋传奇  
(636) 画坛奇才潘天寿  
(639) 杜宣的传奇生涯  
(646) 锲而不舍吴永刚  
(651) 后代细说吴昌硕  
(653) 钱币收藏大家李伟先  
(654) 史学奇才蒋星煜  
(658) 金融家朱博泉的荣辱人生  
(661) 父女殊途：陈布雷与陈璉  
(664) 书剑风流一峻青

- 蒲 依  
■ 沈 寂  
■ 沈民复  
■ 沈 寂  
■ 姚芳藻  
■ 孙琴安  
■ 惜 珍  
■ 何 蜀  
■ 陆正伟  
■ 江上行  
■ 边震遐  
■ 金宝山  
■ 惜 珍  
■ 沈 寂  
■ 孙琴安  
■ 马传德  
■ 楼伊菁  
■ 张长根  
■ 文 楚  
■ 惜 珍

## 图像篇

(670-863)

《百年上海滩》精华本内文纸张由上海新江南纸业有限公司提供

## 百年上海滩 精华本

- 主 编** 方 俊  
**副 主 编** 张健文 葛昆元 曹宪镛(执行)  
**总 发 行 人** 黄晓春  
**责 任 编 辑** 刘沪生
- 出版发行** 上海滩杂志社(上海虹桥路1286号) 邮编 200336 电话 021-62702743 62702476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版 次**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16 印张/54 字数/1350千字 图片/1500幅  
**刊 号** CN31-1147/K 上海市报刊精选本出版许可证(2004)第82号  
**定 价** 平装版(上、下册) 60元 精装版 100元

# 民国第一政治大血案

1913年3月20日深夜，上海北火车站。

候车室的长条椅里坐满了人。有的在互相闲聊；有的连连打着哈欠，伸着懒腰，慢慢合上了双眼。车站出口处场地上，停着一长溜黄包车，车夫们抵不住料峭春寒，大多笼袖缩颈，仰坐在车子里，等待着下一列火车的到来。

时针指向十点半，从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即将出发，乘客纷纷走向检票处。突然“砰、砰、砰”三声枪响，顿时男呼女叫，乱成一团！

第二天，大街小巷到处传扬，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火车站遭暗杀。23日，《申报》报道“宋教仁遇刺后，延至22日凌晨以伤重不治去世”。这就是民国建立后第一件政治谋杀大案。

## 贿买不成 窃国大盗起杀机

宋教仁遇刺消息传出，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远在北京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急电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严飭缉捕凶手：“车站为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徒敢行暗杀，法纪何在？可恶可恨！也是我堂堂民国之耻辱。速悬重赏，限期破获，依法严惩！”

宋教仁去世后，袁世凯又致电深表哀悼：“宋先生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绩伟功丰。方期大展宏图，不意突闻惨变，凡我国民，不论识与不识，同深恻悯，其身后各事，由政府妥善料理。”

凶手是谁？猜测纷纭。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杀害宋教仁的主谋，正是这位袁大总统！

袁世凯窃据大总统职务后，就网罗党羽，排挤革命党人，希图消除异己，建立独裁统治。宋教仁则幻想建立内阁责任制，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夺回被袁世凯篡夺的中央实权。于是奔走呼号，联络各界志士，国民党的声望由此一日高似一日。在参众两院第一次选举中，国民党夺取了大多数席位，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已在意料之中了。

对此，袁世凯是又怕又恨，便施展伎俩，派人给宋教仁送去了50万元银行支票，令其自由支用，用完后可再行领取。

三天后，宋教仁进入总统府求见袁世凯。袁世凯当他是谢恩来了，迎上前去，满脸堆笑说：“我有个远房侄女，除年轻貌美而外，琴棋书画无一不通，欲送于先生作内助，不知先生……”宋教仁未待他说完，说：“教仁

早已有了妻室，虽然姿色平常，却是内心洁美，与教仁情意相投，堪称知音。古人云，糟糠之妻不下堂，休弃感情深笃的结发之妻，确是于心不忍，大总统一番美意，恕难领受了。”说着从上衣口袋里取出银行支票，放在案上：“教仁过惯了清苦生活，惠赐的50万元，留亦无用；且百姓膏脂，不敢随心挥霍，今将原折璧还。”

袁世凯强按住内心恼怒，皮笑肉不笑地说：“先生牢记圣贤古训，富贵不淫，可敬可敬。有小事一桩，欲求先生成全，不知肯否？”“大总统所言何事？”宋教仁不动声色。

这时侍者端上茶来，袁世凯揭开盖子，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又把茶杯放下，两眼盯着宋教仁：“只要宋先生不坚持内阁责任制，我就让先生取赵秉钧而代之，出任下届内阁总理。”宋教仁莞尔一笑：“何人出任内阁总理，当由议会选举，并非总统点定。”说完起身鞠躬告退。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袁世凯先是呆若木鸡，半晌之后，从牙缝里迸出一句：“不识抬举！握有重兵的吴禄贞、张振武，尚且不在话下，一个手无一兵一卒的宋教仁，就奈何你不得？！”

不日，宋教仁回湖南省亲，接着去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演说，抨击时政，鼓吹内阁责任制，言辞激烈，锋芒直指袁世凯。

黄金和白刃，是袁世凯对付政敌的两件法宝。金钱美女贿买不成，便决定用暗杀手段剪除宋教仁。于是召来了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商定了行动方案。嗣后洪述祖南下沪上，收买了帮会头目应桂馨具体执行。应桂馨还随洪述祖入京，谒见了袁世凯和赵秉钧，袁世凯当面许诺：“事成之后，奖给现金50万元，授二等勋。”

## 妓院巧遇 上海鹰犬买杀手

这应桂馨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脚色，挂着两个头衔：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江苏驻沪巡查长，平时广交地痞流氓，宿娼、吸毒、赌博、杀人、绑票都称得上是老手。

他知道宋教仁是政界重要人物，必须把事情办得干净利索，稍有不慎，袁世凯那里不好交代，国民党也不会善罢甘休，身家性命都保不住。最使他为难的是杀手难觅，手下门徒虽然不少，但都是些有勇无谋之辈，且都是上海滩的老土地，哪个不认识他们？经再三考

虑，决计物色一个外地人，得手以后就远走高飞。然而察访多时，终难觅得这种人物。

这天收到洪述祖拍来的密电，称宋教仁已到上海，不日将离沪回北京，要应桂馨作好准备，在火车站下手。时间紧迫，不容迟疑，应桂馨猛地一拍脑袋，终于下了决心：索性亲自动手，我应桂馨再大的风浪都经过，不相信就败在这一遭！事情办成后，自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主意已定，即刻跳上黄包车，直奔“青和坊”228号妓女胡翠云家中。

“要古花瓶哦？”叫卖声由远及近。应桂馨推开怀里的胡翠云，踱到窗前，探身看了看，“拿过来见识见识。”

那应桂馨吃喝嫖赌而外，另有一个嗜好，就是收罗古玩。

“哪位先生要花瓶？”卖主在门口问道。应桂馨走下楼去，接过一看，果然是明代永乐年之物。应桂馨问道：“要多少钱？”“先生就给200元吧。”卖主回答说。“150元卖不卖？”卖主还未回话，胡翠云凑过去说：“150元还算看得起你，依着我连50元都不要。”说着从应桂馨衣袋里取出皮夹子，抽出150元，往卖主手里一塞。卖主叹了口气：“看在这位小姐面上，就便宜你50元。说实话，要不是派急用，就是300元也不卖。”

应桂馨听他外地口音，生得粗矮壮实，又急着要钱用，心里一亮：何不探探口气？于是抱拳当胸：“这位兄弟虽然是个生意人，倒也爽快，一回生，二回熟，上楼喝一杯如何？翠云快去添一副杯筷。”卖主半是贪杯，半是被胡翠云的妖冶勾住了，半推半就上了楼梯。

此人名叫武士英，山西龙门人，今年22岁，行伍出身，曾任清军管带（营长），民国建立后遣散回乡。近因打伤了人，逃来上海，住在鹿野旅馆，因无钱支付宿费，没奈何把当年盗墓得来的古花瓶卖了。

应桂馨一脸江湖义气，拍拍他的肩膀说：“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条好汉三个帮，我应某在上海滩还多少有点名气，不是我夸口，在这闸北地界，我说的话能不算数？刚才老弟是秦琼卖马，我算是单雄信了，花瓶如今璧回，这150元钱，算是为老弟解燃眉之急。旅馆那边，明天待我挂一个电话去，老弟只管放心住着，即使一年半载也没有关系。”

武士英感动不已，深深一揖：“萍水相逢，承蒙仗义，如蒙不弃，愿在门下听从驱策，今后，先生凡有用得着时，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应桂馨压低了声音说：“不瞒兄弟说，我有个冤家，是个革命党，曾请几个弟兄帮忙，许以重金酬谢，却都胆小不敢。唉，对头不除，心里不畅！”

“啪”的一声，武士英一拍桌子，连杯筷都跳了起来：“我一生最恨的就是革命党，没有革命党造反，兄弟此时说不定已升为标统（旅长）了。这革命党何名何姓？现在哪里？让小弟去结果了他。”

“兄弟且不要着急。”应桂馨有心要激他一激，“此人党羽颇多，平时防备甚严，只怕难以得手，一旦出了

差错，反倒连累了兄弟。”武士英拍拍胸脯：“先生慷慨解囊，待我一片赤心，知恩不报非君子，这件事就包在小弟身上。兄弟枪法还过得去，必能不负所望。”

应桂馨好不高兴：“这就拜托老弟了，事成以后，另以千元相报。”

## 车站枪声 辛亥元勋恨何极

洪述祖派出的暗探，一路跟踪宋教仁到了上海，当得到应桂馨“一切就绪”的报告后，袁世凯向宋教仁连发急电，要他急速赴京，共商国是。宋教仁不知这是要置他于死地的圈套，决定于3月20日晚上离开上海，转道南京回京。

20日晚上六点钟，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在一品香酒楼为宋教仁设宴饯行。酒过三巡，廖仲恺不无担心地说：“纯初（宋教仁字）兄各地演讲毫无忌憚，上海已有传说，有人图谋行刺，望兄备加珍重，有所戒备。”宋教仁笑笑说：“光天化日之下，为政治竞争，即使政敌异党，也不敢行此种卑鄙残忍手段，行刺一说不过谣传而已；即使不是谣言，为国家大计，我也不能因此而懈怠责任。”听了他的话，大家虽然仍不放心，但不无感佩。

宴毕，宋教仁在众人陪同下，登上马车，于十点抵达火车站，进入议员接待室小憩。殊不知当他们下车时，暗处已有个戴鸭舌帽的盯上了宋教仁，此人就是武士英。

原来当天午后，有个姓陈的到鹿野旅馆寻见武士英，拉他去三马路吃夜饭，交代说：“宋教仁今晚10时45分乘沪宁线火车离沪，应先生要你在车站采取行动。”随即交给武士英手枪一支，子弹五发，并取出宋教仁的照片，让他熟记其外貌特征。

宋教仁掏出怀表一看，离10时45分开车时间不足十分钟了，便提起小皮箱，走出了议员接待室。这时，大部分乘客已上了车，只有十几个乘客等待检票。将至检票处时，他停住脚步，对黄兴等说：“诸位留步，后有期。”话音未落，枪声骤起，他踉跄两步，跌靠在铁栅栏下，双手紧紧按着肚子，痛苦地说：“我中枪了。”鲜血渗过衣衫，淌在地板上。

武士英见宋教仁已被击中，向外飞奔，慌乱中脚下一滑，跌了个狗吃屎。检票员见了，大喊一声“捉刺客！”猛追过去。武士英把手枪对他一晃，他急忙趴下躲避，却不听得枪响，待得爬起来再追时，刺客已不知去向。只依稀记得刺客身材粗短，行动敏捷，两条浓眉，一张阔嘴。

黄兴抱住宋教仁，廖仲恺、于右任走到外边呼巡捕捉拿凶手，却不见一个。只见一辆汽车停在那里，便将宋教仁塞进汽车，向车主打了个招呼，直驶就近的沪宁铁路医院。

子弹从右后肘射入，掠过肾脏，斜入腹部。至十二点半，在右腰骨稍偏处找到了弹头，用钳子钳出，发现

弹头作过剧毒处理，毒性已通过血液循环，进入了身体各部位。医生对廖仲恺等说：“宋先生的生命，只存百分之一的希望，如能安全度过四十八小时，或许有望。”

宋教仁呼痛不绝，虽然注射了止痛药水，仍不能安枕，他挣扎着对于右任说：“我自知无生还希望，所有书籍尽数交党内保存。家中老母自幼贫苦，盼妥善照料。内阁责任制是党内既定方针，切望各同志生死以之，务使实现。”这时，他仍不知道暗杀自己的正是袁世凯，要于右任代为执笔，向袁世凯拍发遗电：“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维护宪法，则教仁虽死犹生。”

22日凌晨4时47分，宋教仁长叹一声，气绝身亡，两眼未合，双拳紧握，似有满腹悲愤。

22日，闸北巡警局根据程德全的指令，以一万元悬赏缉捕凶手。

就在这一天下午，袁世凯午睡后刚起床，洪述祖送来密电一则，这是应桂馨从上海拍来的，全文如下：“匪魁已灭，我无一人伤亡，亦无丝毫泄露。”袁世凯喜形于色，连声说：“干得好！干得好！”这时秘书也送来一份电报，是黄兴拍来的，报告宋教仁伤重不治身死。他冷笑着说：“看谁还搞什么责任内阁制！”随即口述给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的电文云：“限期缉捕凶犯，按法严办，以明纲纪而慰英魂，宋教仁家眷日后生活，加优恤。”

袁世凯高兴得太早了，正当他洋洋自得时，天机泄漏了。

## 店主告密 真相大白人天怒

23日午后，公共租界巡捕房来了一个人，称有极重要的事报告，非要见巡长不可。不一会，那人被带进了巡长卜罗斯的办公室。

来人自我介绍：“鄙人王阿发，今年42岁，原籍河南，十年前来到上海，开了一间小店，以销售字画碑帖维持生计。今见悬赏万元缉捕刺杀宋教仁的凶手，但不知这悬赏的一万元是真是假？”巡长不假思索，神态严肃地说：“白纸黑字，载得明明白白，岂能有假！”于是，传来两个书记员记录王阿发的证词。

原来，王阿发与应桂馨的认识，已有整整三年了，他知道应桂馨这个地头蛇嗜好古玩，便投其所好，凡得到稍有名气的古物，必先送应宅。渐渐两人由相识到相知，阿发受小流氓欺凌时，应桂馨曾几次出面救助。

一周前，王阿发从一个扬州客人处买进了一幅名画，是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竹石图》，当天便送去应宅。那天应桂馨心境不佳，正独自喝着闷酒。他见王阿发来，忽然盯着他看了半晌，然后笑眯眯地说：“阿发，近来生意怎么样？”阿发不解其意，只是敷衍：“托应先生的福，还算可以，今后还望应先生多多关照。”“那好，我现在有件事，想请你帮帮忙。”王阿发先是一怔，随即笑逐颜开：“应先生的事，只要阿发能办到的，

决不推辞。”

“好，爽快。”应桂馨喷着酒气，去床底下摸出一张名片，剪下上面的照片，送到王阿发手里：“有没有胆量把这个人杀了，事成之后，付给酬金1000元，等会我把手枪给你。”此言一出，王阿发心里怦怦乱跳，更不知如何回答。应桂馨紧盯着他说：“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赚钱机会，扣一下枪机，就得了1000元，你一年到头能赚多少？怎么样？阿发！”

经不住应桂馨再三催问，王阿发战战兢兢说：“阿发我虽然身高体胖，却生性胆小，平时连杀鸡都不敢看，实在没有胆气杀人。再说，我连枪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呢，一旦出了差错，更对不住应先生的重托。”

应桂馨虎着脸，像是要发作，忽然仰天大笑：“我不过和你开个玩笑，想不到把你吓成这副样子，真是草包，哈哈……”

这天中午，王阿发闲来无事，顺手翻开报纸，见刊登有宋教仁被刺消息及悬赏缉捕凶手的通告，旁边还有一张照片。他左看看右看看，心想这照片似曾见过，终于想起来了，那天应桂馨给自己看的照片，不正是这一张？再仔细辨认，一点不差，便关上店门，直奔巡捕房。

听完王阿发的叙述，卜罗斯以极郑重的态度说：“王先生，刚才你说的全是事实？诬告是要反坐的。”“全是事实，无半点虚假，巡长如要当面对证，鄙人随叫随到。”王阿发斩钉截铁地回答，在谈话记录上按了手印。

根据王阿发的举报，卜罗斯巡长决定拘捕应桂馨。考虑到应宅在法租界内，便把法租界巡长蓝弗埃请来，会商了周密的行动方案。

深夜十二点，两位巡长带领众多探捕，包围了应桂馨的住宅，一个中方探捕上前叫门。看门老头披着衣服出来回话：“先生下午就去了青和坊，至今没有回来。”众探捕兵分两路，一路由卜罗斯带领去青和坊，蓝弗埃则带领看守应宅，不准任何人进出。

“胡翠云，加急电报。”胡翠云从睡梦中惊醒，把睡衣往身上一披，下楼开门。探捕一拥而上。应桂馨朦胧中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叫声“不好”，把被子一掀，跳到地板上，一头向床底下钻去，慌乱中碰翻了马桶，立时粪水横流，臭气四溢。正当这时，两道雪白的电筒光直射床下，两个探捕捂着鼻子，一人拉住一只脚，用力往外一拖，赤条条一丝不挂的应桂馨束手就擒。

众探捕合兵一处，进入应宅，从应桂馨房间里搜得手枪1支，子弹2发，密电码1本，与赵秉钧、洪述祖往来函电多起。临去时，把应宅男女老少数十人带走，逐一讯问后由人保释。其中一人，自称吴福铭，山西人氏，因向桂馨兜售古董借住一宿。此人虽已成年，却十分矮小，神色慌张。卜罗斯请来火车站检票员辨认，检票员一看就说：“开枪的就是此人，那天晚上我看得清清楚楚。”吴福铭神态大变，两条腿像筛糠似的乱抖。这吴福铭，正是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

武士英知道事情已经败露，难以隐瞒，为了免受皮

肉痛苦，便如实招供了暗杀宋教仁的经过。

经检验，应宅抄出的子弹，与宋教仁身上取出的完全相同。

应桂馨与洪述祖、赵秉钧的往来函电，足以证实暗杀宋教仁与袁世凯直接有关。如2月4日洪述祖致电应桂馨：“二日来电面呈总统，阅后颇喜，说弟（指应）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又如3月11日，洪述祖给应桂馨的信中说：“来函已面呈总统，以后勿电国务院，恐不机密。”

至此，人证物证俱全，杀害宋教仁的主谋，正是袁世凯，同谋犯是赵秉钧和洪述祖，具体策划的是应桂馨，凶手是武士英。黄兴满怀悲愤，奋笔书写了挽联一副：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

## 走狗烹尽 天网恢恢无遗漏

正在日本考察的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得知宋教仁被暗杀后，立即返回上海，与黄兴等商量对策。经多次斗争，程德全、应德闳只得将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往来信函公布于众，并根据国民党方面的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开庭审理。宋教仁被刺真相昭然天下，全国舆情鼎沸，一致吁请严惩凶手。

袁世凯是个名副其实的政治无赖，尽管铁证如山，仍千方百计狡辩抵赖，并不许组织特别法庭。国民党人坚不退让，催促上海地方检查厅一连三次发出传票，要赵秉钧到案受审。赵秉钧慌得六神无主，几度请求辞职，后托词生病请了长假。

国民党与袁世凯围绕宋案的斗争，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袁世凯调兵遣将，图谋以武力镇压。孙中山先发制人，兴师讨袁，史称“二次革命”，不幸因势单力薄失败。

袁世凯知道，凶手活着对自己总是个威胁，便故伎重演，干起了杀人灭口的勾当。

武士英由巡捕房移交上海检查厅收押不满十天，就暴毙狱中，经医生解剖验尸，系中毒而死。

同年7月25日，应桂馨被他的门徒从狱中救出，逃往青岛租界。至10月，“二次革命”失败，他认为请赏的时候到了，便公然发出“请平反冤狱”通电，并于10月20日大摇大摆到了北京，借住在同和旅馆，随即写信给袁世凯，要求遵照前约，发给奖金50万元，授二等勋。

一天，有人来见应桂馨，交给他2万元钱，说：“大总统叫你早日离开北京，以后勿许胡言乱语。”应桂馨瞪着眼说：“当年大总统许诺的两个条件，一个也不能少，不然就长住北京不走。”来人声色俱厉：“你敢违抗大总统的话？不要自讨苦吃！”“哼，没有我应桂馨，老袁他当不成大总统，我为他除了对头，又为他吃了官司，他敢骗我！老实告诉你，我应桂馨不是三岁娃娃，他

敢把我怎么样？”应桂馨气得把钞票往地下一摔。

1914年1月18日深夜，四个彪形大汉翻墙而入，扑进应桂馨的住所，因应桂馨宿娼未归逃过这一关。他明白再在北京赖下去，真的要死无葬身之地了，第二天便匆匆离京。车至天津杨村时，有人发现应桂馨已死在头等车厢里，身中数刀，满身污血。据报章披露，杀手是军政法处的侦探郝占一和王双喜。不言而喻，这又是袁世凯的杰作。

应桂馨被暗杀的消息报到直隶都督府，都督是新上任的原国务总理赵秉钧，他知道这是袁世凯做的手脚，不免有几分不平，便打电话给袁世凯：“自古以来，凡人主能恩待阶下者，则效死之士必多，应桂馨忠于大总统，竟然如此下场，今后谁再愿为总统办事？有谁肯以死相从？”袁世凯听到一半，就把电话挂了。

说来也巧，不到一月，赵秉钧头晕病复发，便向袁世凯告假养病。第二天，有医生入见赵秉钧，称是奉袁总统之命，为都督治病，说着取出药丸，要他吞服。

赵秉钧心存疑虑，说：“我病已愈，这药丸放着下次再服吧。”

医生霍地拔出手枪：“身体无病，心中有病，这药非吃不可。”赵秉钧明白这是袁世凯赐死，劫数难逃，却又不甘心真的去死，慌乱中思得一计，高声喊道：“拿水来，让我吃药。”他本希望卫士进来营救，那知话音刚落，背后一人应道：“水已备好。”回头一看，是个陌生面孔，原来他的卫士早已被解除武装，扣押起来了。

赵秉钧长叹一声，将药丸送进嘴巴，不一会便七窍流血而死，时为1914年2月27日，这是袁世凯杀人灭口的第三人。

令人作呕的是，赵秉钧死后，袁世凯深表“痛悼”，下令按陆军上将例从优议恤，拨给治丧银1万元，派专使致祭外，亲书挽联一副，将赵秉钧比作古代贤相管仲、萧何。

至于那个洪述祖，在事情败露后逃往青岛租界。1917年袁世凯死后，他以为“宋案”已被人忘记，便由青岛来上海，被宋教仁的儿子发现，扭送上海法院，转解北京。1919年4月6日，《大公报》报道：宋案中之洪述祖，经大理院宣告死刑后，业于昨日上午11时执行。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事情败露后，激起全国公愤，讨袁浪潮此起彼伏，遍及全国，1916年6月6日，终于在护国战争声浪中忧惧而死，命归黄泉。

（陆茂清 王霖）

## 三刺沪军都督陈其美

辛亥革命时期，陈其美是上海滩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被刺，曾经震惊中外……

老上海都知道，当年南市老西门有一座陈英士纪念碑。陈英士就是陈其美。陈其美，浙江吴兴县人，1878年生于一个绅商的家庭。27岁到上海谋生，接受新思想的熏陶；30岁东渡日本，先入警监学校学警察法律，后去东斌学校学军事。就在这个时期，他加入了同盟会。蒋介石加入同盟会也是陈其美介绍的。

辛亥革命爆发，陈其美奉孙中山之命奔走于江苏、浙江、上海之间，与光复会首领李燮和一起策划上海起义。上海光复，他担任上海都督（又称沪军都督）。以后又率军猛攻南京，仅一月，南京亦告光复。这样就奠定了辛亥革命胜利的基础，抵御了清王朝派遣袁世凯南下扑灭革命的重兵。对此，孙中山给陈其美高度评价：“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其美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其美能以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视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此益振，则上海其美一木之所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不久，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视陈其美为眼中钉，先是设计逼陈辞去上海都督一职，遭陈拒绝，遂起杀心。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在密谋杀了宋教仁之后，乃将陈其美列为第二个刺杀目标。

### 四马路杏花楼设下了“鸿门宴”

1914年4月23日傍晚，春雨霏霏，三辆黄包车来到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杏花楼门前，从车上下来三个身穿短褂的汉子，大步进门，直上三楼，在临窗一副座头前坐下。一个中年跑堂快步走上前来，欠身问道：

“三位先生，用点什么？”

三人中的那个高个子张口报出了几个菜名后，举目四顾，发觉食客不多，嘴角边掠过一丝笑意，压低了声音对两个同伴说：

“等会儿他来了，先别动手，看到老尚发信号再开枪。大总统给这家伙最后一个机会，若他回心转意，今天就不用开枪了……”

这时，头两道菜上来了，三人斟了蛇胆酒，慢慢地吃喝起来。高个子的眼睛不时往楼梯口瞟一下，等待目标出现。

“噤！噤！噤！……”外滩的海关大钟敲了六下。杏

花楼门前来了一辆老式“福莱狄”轿车，停稳后，从里面也下来三个人：为首的那位是干瘦老头，年近六旬，佝腰曲背，后脑勺拖着条长到腰际的辫子；第二个人约四十，瘦长条子，一张略显瘦长的脸，戴着眼镜，此人就是名震一时的上海都督陈其美；第三个人四十多岁，身高体大，四方脸，粗眉大眼，他叫尚晓忠，是暗杀陈其美行动的直接指挥者。他们也走上三楼，在面朝楼梯口的墙角处座头前坐下。跑堂上前，瘦老头点了许多菜，要了两瓶汾酒。

先前那三人一见这三个人，顿时紧张起来，六只眼睛紧紧盯着陈其美。有一个家伙沉不住气，竟把手颤颤抖抖地往怀里伸，隔着衣衫去摸手枪。其实，陈其美此时根本没想到他今天来赴的是鸿门宴，刀斧手近在咫尺，只是和瘦老头以及尚晓忠讲闲话。瘦老头姓陈，是陈其美的同乡，此次被袁世凯的特使尚晓忠以重金拉拢，特地从家乡浙江吴兴赶来上海劝陈其美退出政治舞台。

酒过三巡，尚晓忠乘陈其美不留意，冲陈老头使了个眼色。陈老头干咳了几声，对陈其美道：“英士，昨天我跟你说的那桩事，考虑好了没有？”

昨天，陈老头去见陈其美，告诉他：“袁大总统汇来大洋70万元，现在在交通银行，给你出洋游历。大总统让我转告你：此款随时可以提取。”陈其美笑道：“现在我们党里很穷，供给党里作革命经费很好。”陈老头连忙重申：“这笔钱是给你出洋用的，不能作其他用。大总统说过，如果你不要这钱，便将这笔款子来对付你。总之，这款子要用于你陈英士身上。”陈其美大怒，声色俱厉道：“我干我的事，他听他的便！”一番话语把陈老头弄得好不尴尬，愣了一会才重新缓和下来，准备起身告辞，行前仍让陈其美再考虑考虑。

今天，陈老头以给陈其美介绍生意朋友为名，把他请到这里，听他的回音。尚晓忠决定，如果陈其美不识抬举，执迷不悟，那就发信号让刺客下手。

当下，陈其美哈哈大笑：“我陈其美向来一锤定音，这么一桩小事难道还要三番五次声明？”

“唉——”陈老头叹了口气，给陈其美斟酒道：“英士，这份酒气味芬芳，入口回味无穷，余香无限，再干一杯吧。”

“好！”陈其美举杯，仰脖一饮而尽。

尚晓忠见劝降无望，遂起杀心，眼睛迅速往刺客那里一扫，咳嗽一声。高个子见雇主发来信号，手指往桌上一叩：“准备行动！”

就在这时，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上来五个穿海军军官服的年轻人。为首那位一见陈其美，就惊喜地叫道：“陈先生，您也在这里！”

陈其美定睛一看，笑吟吟道：“哈，原来是你们几个啊！怎么，闲着没事来喝酒？”

这五人都是海军“应瑞”舰的下级军官，都是国民党党员，又是青帮成员。陈其美既是国民党，也是青帮头领，是他们敬重的上司。这几人马上走过来，向陈其美行礼致意。陈其美性格豪爽，手面阔绰，当下挥手叫来跑堂，让给五位客人上一桌酒菜，由他付钱。

那高个子刺客头儿姓盛名单，原本已准备下手，这时连忙用眼角止住两个副手。因为他发现，这五个军官腰里都佩着手枪，倘若现在动手，这五人一定会一齐护卫陈其美，自己是必遭惨败，甚至可能丢了性命。他们是流落江湖的散兵游勇，并不是袁世凯的部属，受尚晓忠重金雇用，那钱眼下只到手一半，这会儿把小命玩掉了，还有一半就拿不到了。因此，盛单决定罢手。

尚晓忠才不管刺客死活呢，他要的是陈其美的性命。当然，他也估计到军官们会拔枪相助，但他们决不会知道这鸿门宴是他摆的！他见发了信号不见反应，又发了一次信号，但刺客们还是无动于衷。尚晓忠火了，站起来，嘴上叼支香烟，假装借火，走到盛单面前，狠狠瞪了一眼，点了香烟，扔下火柴返回座位。

尚晓忠跟盛单说好刺杀陈其美，事成后可得3千元大洋，事前先预付一半。盛单也想尽快行动，尽快拿到另一半赏金，但今日情况确实不能轻易下手，他见尚晓忠执意要他下手，心里不由得火了，暗地里在骂：“他妈的！咱们三个的命总共才值1500元哪！对不起，老子不干了，大不了把钱退还就得了。”想着，他站起来，朝两个副手一眨眼睛：“我们走吧！”

三人大摇大摆走过尚晓忠这一桌，腾腾腾地下楼而去。尚晓忠目睹此状，又气又恼，却又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掉。

一场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由于偶然因素而流产了，而陈其美此时还蒙在鼓里。

## 出重金收买洋杀手勃罗特

次日，尚晓忠找到盛单，让他再次寻机会下手。盛单一口答应，不过时隔一夜，他增加了两项条件：第一，陈其美乃赫赫有名的辛亥革命风云人物、沪军都督，一条命不止3000大洋，要求把赏金提高到六千元，活动经费除外。第二，陈其美行踪诡秘，手下又有青帮门徒和昔日旧部，身边还有保镖，一时恐怕不便立刻下手，要求不限时日，伺机行事。

“这个……”尚晓忠手抚下巴，面有难色，“这个，第一个条件嘛尚可考虑，我尚某人向来讲义气，朋友既然提出增加价钱，想必是手头拮据，我可以增加些数目，哪怕让我自己掏腰包都干。第二项嘛，就难啦，上

面可是限了时间的……”他把话打住，因为不能透露后台是袁世凯，也不能说自己在大总统前立下了军令状：一月之内如不杀掉陈其美，就送上自己的脑袋。

盛单听了则冷冷地扔出一句：“老尚，那可别怪咱哥们不仗义，我只好把定金还给您了。只是，上海滩肯向陈其美下手的角儿恐怕一时还找不到哩！”

尚晓忠思想了一想，转而笑吟吟地道：“这样吧，定金你们先拿着，你再考虑考虑。这两天我要去外地跑一趟，回来再谈，如何？”他清楚上海滩敢于刺杀陈其美的人确实不好找，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想另找杀手，实在找不到再来同盛单谈，所以没把门封死。

此时，尚晓忠忽地想到是否可以找个洋杀手来试试，因为当时上海滩上虽有一些外国瘪三在上海发迹，但大多数洋瘪三在上海混得并不好，为了金钱，他们什么罪恶勾当都愿干。尚晓忠熟谙这些情况，遂决定雇个洋瘪三当杀手。

尚晓忠在公共租界一家名叫“非洲野人之家”的酒吧间里结识了一个名叫勃罗特的法国人。此人三十多岁，身高体大，金发碧眼，头颈粗似牛脖，雄赳赳地往那里一站，一看就知道是打手一类角色。他冷眼观察，见勃罗特身穿肮脏不堪的旧西装，皮鞋头上补了一块，叫一杯廉价的啤酒喝半天，一双深陷在眼窝的眼睛色迷迷地在歌女和女客身上转悠。于是便和勃罗特搭讪起来，替他要了威士忌和西菜，又把整包香烟递给他。勃罗特在上海已混了四年，结结巴巴地能说几句中国话，几杯酒喝下肚，尚晓忠已经大致摸清了他的情况：他是法国退役军人，曾在巴黎一家赌场当保镖，后来因为见钱眼红，抢了一个赌客的钱袋而被捕入狱，判刑5年，由于不堪忍受监狱生活，打伤了看守，越狱潜逃来到上海。在上海，先是跟别人合伙做生意，开始还不错，但后来人家知道他的底牌，怕惹出事来，便把他撤下了，目前他基本上靠别人恩赐过日子。

尚晓忠了解了勃罗特的底细，暗忖这倒是一块合适的料：穷瘪三，当过兵，会打枪，并且有犯案经验，看他那眼神倒是敢杀人的。于是他试着跟对方谈交易，勃罗特倒爽快，一口答应，索价也不高，只要1200元，要求付黄金，说便于藏匿。双方谈得很融洽，最后商定第二天晚上在外滩碰头给枪，并先付一半赏金作为定金，三天之内，勃罗特干掉陈其美以后再付另一半赏金。

尚晓忠恐怕这个洋流氓耍滑头，拿了钱就逃之夭夭，于是在临分手时特地发出警告：“勃罗特先生，我可是代表官方来跟你谈这个交易的，你若想要手段骗了钱逃掉，那可是打错了算盘。我只要打个招呼，上海的水陆通道马上封得严严实实，你插上翅膀也休想飞出去！”

勃罗特双手一摊，耸耸肩膀：“哦，先生把我当什么人了？法兰西人说话算数！”

“那好，一言为定！”

谁知第二天晚上，勃罗特收下折合600元的金条以

后，从尚晓忠手里接过左轮手枪，突然把枪口对准尚晓忠问：“先生，你想试试它的性能吗？”

尚晓忠心头一沉：“你这是什么意思？”

勃罗特微晃手枪，不无得意地说：“如果你不乖乖跳下黄浦江，那我就试试这把手枪的杀伤力了！”

“啊！好你个洋瘪三！你想谋财害命？”尚晓忠转脸四顾，夜深人静，附近一个人影都不见，心里不禁有些发怵。

勃罗特冷笑：“我本来想谋财不害命，幸亏你昨晚临分手时给了我一番忠告，为了能安心地使用这笔款子，只好封住你的口……”

尚晓忠是武将出身，自然不会束手待毙，他趁勃罗特得意之际猛地飞起一脚，踢中勃罗特持枪的手腕，手枪在飞出去的同时，“砰”的朝天射出一颗子弹，尚晓忠腾身上前，一拳击向勃罗特的头部，被他闪过了；又一拳上去，击中下巴，勃罗特仰面倒地。

勃罗特跌得快爬得也快，一跃而起，施出西洋拳击解数反攻。两条大汉在朦胧月色中一来一往，展开了生死格斗。正当他们打得正酣时，耳畔冷不防迸响了一声炸雷：“都不准动！”

“啊！”勃罗特一惊，胸口挨了一拳，跌倒在地。

“住手！”

尚晓忠一看，来人是一个高个子英国青年警官，手里握着一支手枪，大声喝道：“听着，你们两个跟我去追捕房走一趟！”

一副白铜手铐套到了尚晓忠、勃罗特的手上，他们无可奈何地被铐在一起，垂头丧气地往大马路（今南京东路）追捕房走去。

## 英巡捕装嫖客 妓院内大开枪

尚晓忠、勃罗特被带到追捕房，分开关押在临时留置室。青年警官先讯问了勃罗特。勃罗特对警官照实招认，只是到最后为减轻罪责，他否认自己准备杀人，而说是尚晓忠逼他即刻下手，他一时没答应，双方争执起来，尚晓忠拔枪威胁，结果就打起来了。警官听了也不说什么，让勃罗特在拘留证上签了名，把他关了起来。

尚晓忠独自待在留置室里，心里倒也并不怎么着急。他知道即便勃罗特供出实情也没有什么大关系，一则英国人对陈其美并无好感，二则此案未有行动，追捕房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也只好不了了之。难办的倒是这个计划泡汤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时间过得飞快，离规定时限只剩下半个月了！他不由打了个寒噤。

正在此时，牢门打开了，一个“红头阿三”印度巡捕在门口叫道：“出来，提审！”

尚晓忠被带到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面坐着拘捕他的那个青年警官。“红头阿三”出去后，警官关上了门，微笑道：“先生，你现在是在和詹姆士警官打交道。”

尚晓忠点点头：“唔。敝人姓尚，名晓忠。”

詹姆士打开抽斗，把勃罗特交出的金条和现场收缴的手枪放在桌上：“先生，这两项物品你可以收起来了，物归原主。”

尚晓忠觉得奇怪：这洋警察怎么连案情都不问，一上来就还东西呢？他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对方。

詹姆士警官显然看出了尚晓忠的疑虑，笑道：“尚先生，我没有必要向你问什么，因为你是受中国官方的委托来干这件事的，不可能提交法庭审判。”

尚晓忠知道勃罗特将隐情和盘托出了，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笑而不答。

詹姆士说：“陈其美在上海很有势力，先生单枪匹马来上海干这桩事，很有胆量，本人甚为钦佩。只是，先生的目光不准，看错人了，物色了勃罗特这样一个流氓。”

“嗬嗬……”尚晓忠笑出声来，他觉得这个警官有点反常。

接下去，詹姆士说出了令尚晓忠更觉反常的话语：“先生，此事你若让我去办，明后天倒也许成功了。”

“唔！警官先生是开玩笑吧？”尚晓忠大出意外，不敢信以为真。

“不，不！先生，如果你有兴趣，我们之间倒可以谈这项交易。”詹姆士接着说。

原来，詹姆士即将调回英国，他想临走时，从古董贩子手里买几件古玩字画带回伦敦去倒卖。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但他本钱不够。为了筹足这笔钱，詹姆士这几天寝食不安，便跑到外滩转悠，再寻谋财之道。这“道”还没找来，竟遇到勃罗特、尚晓忠在作生死格斗，便顺手牵羊把他俩带回捕房，没想到这倒是一项送上门的生财之道！讯问勃罗特之后，詹姆士立即向尚晓忠摊牌。

听了詹姆士的一番话，真使尚晓忠喜出望外，当下便让对方开个价钱。詹姆士也不客气，开口就是五千银元，保证三天之内除掉陈其美。尚晓忠觉得这价钱不算大，当场应允。于是，把勃罗特交出的金条留给詹姆士作为定洋，还留下一个地址给詹姆士，让他事成之后去那里取其赏金。

第二天，詹姆士就打听到陈其美最近正在南市一家名叫“怡乐院”的妓院里，跟一个名叫“红玲小姐”的妓女厮混，便决定当晚即去行刺。

这天华灯初上时分，詹姆士打扮成外国水手模样，一摇三摆地来到“怡乐院”。他先站在门口看一盏盏灯笼上写着的妓女名字，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却故意大着舌头问道：“你们这里，过一夜要出什么价钱？”

看门人忙答道：“嘿，不贵！三五元、六七元、八九元都有，最好的不过二十元。洋先生是飘洋过海的人，手面阔绰，才不在乎这么点花粉钱呢！”

詹姆士掏出一块银元扔给看门人作为小费，迈步就往里走。一个年过五十的老鸨把他引进账房坐下，



奉上烟茶，问他要点哪个档次的姑娘。詹姆士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他怕点了档次低的会惹人怀疑，便掏出十块钱放在桌上：“我要个七八元的吧，余下的算茶水费。”

老鸨立刻奉上一本花名册：“这一档的我们院里有十二位，今晚有七个已接下客人，其余的供洋先生挑选。”

詹姆士翻开花名册，随意指着一张照片：“就这个吧。”

老鸨一看，奉承道：“洋先生好眼力，点了这位‘荷花仙子’！”

她叫来一个黑胖粗俗的女人，吩咐道：“你领这位洋先生去‘荷花仙子’房里，让她好生待客！”

詹姆士随黑胖女人进去，那“荷花仙子”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少女，自是殷勤接待。詹姆士头回当刺客，目标又是上海名人，心里自然紧张，哪里有心思鬼混，推说还没吃晚饭，摸出钱来让娘姨去叫了一桌酒菜，让“荷花仙子”陪着浅酌慢饮，顺便问起“红玲小姐”。

“荷花仙子”说：“这里有两个红玲，大红玲28岁，小红玲19岁，都是二十元一夜的价。这几天大红玲陪客人去苏州了，只有小红玲在。”

詹姆士记在心里，不再说话，默默饮酒吃菜。九点过后，“荷花仙子”让娘姨撤去酒菜，送上水果、香茶，娇声道：“洋先生喝茶后，上床歇息吧。”

詹姆士点头：“也好！我先去院子里透透风。”

詹姆士出了房门，顺着走廊来到楼梯口，四下一看无人注意，便悄悄蹑上楼去。楼上是高档次妓女的空间，只见各个房间房门紧闭，窗子却半开半掩，不时传出荡音淫语，哼哼哈哈，也有唱小曲的。詹姆士来到标着“红玲小姐”字样的房间门口，抽出手枪，轻轻推弹上膛，他走到窗下，那窗敞着一条缝，把手伸进去想撩开天鹅绒窗帘，却没撩开，原来里面系住了。他掏出小刀，在窗帘上划开一条缝，凑近往里观察。房间里摆着一套古色古香的红木家具，墙边床上纱帐低垂。灯光透过纱帐照到床上，依稀可见躺着一对赤膊鸳鸯。詹姆士未及细想，心急慌忙地举枪冲床上连发三枪，返身就跑。

枪声响起，妓院里顿时大乱，惊叫声、哭喊声、吆喝声四起，却没一个房间敢开门出来看个究竟，只有那个胖娘姨在楼下厨房里探出半截身子，指着正往外奔的詹姆士大叫：“外国强盗杀人了！”

詹姆士回身一枪把娘姨击倒，急步奔出大门。谁知正好有一队华界巡警听见枪声往这边赶来，挡道拦住，喝令缴枪。詹姆士返身奔跑，边跑边往后开枪。巡警火起，打了一阵排枪，詹姆士应声栽倒，当场毙命。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怡乐院血案”。当时詹姆士打死的并不是陈其美，而是一个做丝绸生意的嫖客。陈其美前一天是在怡乐院，但这天下午因临时有事，带着大红玲去了苏州，结果逃过了一场杀身之祸，但他并不知晓。

真正知道此事底细的，只有尚晓忠。

## 同盟会出叛徒 陈其美饮弹亡

詹姆士行刺失利，令尚晓忠大为懊丧。屈指一算，离交差时间只有十来天了。尚晓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筹莫展。最后，他孤注一掷，决意亲自出马刺杀陈其美。

5月8日，尚晓忠去找盛单，告诉他们自己的新计划。谁知，刚走出旅馆大门，迎面碰上袁世凯的贴身卫士袁继良，不禁吃了一惊：他妈的，准是大总统差他来催问这事的！

尚晓忠把袁继良领进房间，客气了一番，试探着问：“继良兄是来上海公出的？”

袁继良悄声道：“奉大总统之命，让我来问问刺陈其美进展如何？”

尚晓忠把两次行刺失利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临了说：“正在准备搞第三次，我决定亲自动手。”

袁继良笑了笑说：“不必尚兄亲自下手，大总统自有良计妙策，我就是为此事来上海的。”

原来，同盟会有个小头目叫李海秋，是陈其美的好朋友。最近，他在北京被捕，重刑之下，供出了同盟会的机密，袁世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尚晓忠行刺陈其美到现在还没有成功，何不命令这个李海秋前去协助？陈其美还不知李海秋叛变，正可以利用李的关系下手。于是，袁世凯立即叫袁继良带着李海秋赶来上海，交给尚晓忠指挥。

尚晓忠一听，喜出望外：“哈哈，天助我也！继良兄，这姓李的这会儿在哪里？”

“他在巡警队。我先来说一下，回头让他来找你。”

尚晓忠一见李海秋立即设宴款待。席间，尚晓忠问道：“依你的意思，怎样才能干掉陈其美？”

李海秋道：“此事说难也不难，只要对症下药。据兄弟所知，陈其美最近正为党内经费短缺发愁，我们不妨在这上面动动脑筋，就说有一个煤矿公司，准备向日本人抵押贷款，苦于没人介绍，如果谁能介绍签约，谢他一笔款子。陈其美会上钩的。在签约那天，可以让刺客到约定地点下手。”

尚晓忠想了一会，脸上绽开了笑容：“好啊！此计极妙！这个‘公司’由我来操办，约定签约的时间、地点就是了。”

李海秋连连点头：“是！是！”

尚晓忠接着说：“此事如若成功，你就立下大功了，我向大总统保举你当官。”

尚晓忠、李海秋分手后，各自行动。尚晓忠找了朱光明、许国霖、程子安等人，让他们假设一个“鸿丰煤矿公司”。为了使陈其美相信真有这么回事，“鸿丰煤矿公司”还煞有介事地在报上登出启事，表明寻找抵押贷款伙伴。随后，他又去找了盛单，说已找到机会，让他